



故土乡情

冬咸菜

□ 刘武洋

瑞雪纷飞，腊梅怒放。当我拆开乐至老家寄来的包裹，一股清香扑面而来，这是母亲亲手腌制的冬咸菜(方言，读hàn)菜，是做扣肉(咸烧白)的绝配。想起那肥茸茸的扣肉拌着冬咸菜，老干饭就能一口气干掉三碗，此刻，幸福感酥透了我整个身子。

冬咸菜又叫水盐菜，是乐至老家最常见的腌菜。它以青菜为原料，仅用盐巴便可腌制而成，与资中冬尖、宜宾芽菜、江浙梅菜有几分相似，却又带着独一份的乡土风味。一入冬腊月，农事渐歇，村里的大妈们要么凑在一起做针线活，要么忙着腌制冬菜，为来年的餐桌备下爽口的下饭滋味。那年月，农村日子过得清苦，母亲却凭一双巧手，把平淡的时光打理得井井有条，尤其做得一手好泡菜、腌菜，那些鲜香的味道，至今仍活在记忆里。

沐霜浴雪的蔬菜格外粗壮，萝卜、青菜、甘蓝、大头菜、莲花白，都是腌菜的上等原料。腌菜的讲究藏在细节里，青菜从根部砍断，掰去两三匹老叶，万万不能沾水，沾了生水，菜很容易变黄。先在土缸或大盆里铺一层青菜撒一层盐，封严，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约莫一周后，再把腌软的青菜取出来，细

细洗净泥沙杂质，顺着菜茎的纹路切碎，摊在篾折上晾晒。待到七八成干时，便可以装坛封存了。腌冬咸菜得用倒罐坛子，按十斤菜三两盐的比例拌匀，装坛时务必层层压实。坛口蒙上一两层丝瓜网布，用篾条绷紧，再将坛子倒扣在盛水的坛盆里。这般窖藏半年，冬咸菜就能吃了。窖藏得越久，那股醇香便越浓郁。

记得我家退堂屋里，整整齐齐摆着一排腌菜坛子，少说也有八九个，那可是家里的“镇宅之宝”。偶尔能听见坛盆水里“咕嘟”冒个泡，那是坛子里的菜在悄悄发酵。母亲总留意着给坛子添坛盆水，这看似琐碎的活儿，在乡下却是家庭主妇的主要“使命”。乡下人打趣新生儿，还留着这样的老话：谁家添了娃，热人心便问“生个啥？”答曰“扎码口的(男孩)”或“掺坛盆水的(女孩)”。母亲常教姐姐做菜，二姐却总是嫌麻烦，摆摆手不屑一顾。母亲便叹着气念叨：“妹子啊！锅头灶台上的本事不学扎实，将来嫁到婆家怎么办哟！”

父母下地干活的日子，我总在家学母亲的样子做饭，红苕上一锅干饭，榨一碗冬咸菜，配点蒜苗或芹菜，淋上少许清油一炒，瞬

间香气四溢。让劳累了一天的父母，能吃上一口喷香的饭菜，让他们心中感到些欣慰，我心里也跟着泛起甜意。我儿时手脚笨笨，也曾失手打碎过一小块泡菜坛的坛沿，母亲看着残缺的坛子心疼不已，嗔怪道：“你呀你！敬香打倒菩萨，尽帮倒忙！”我自知闯了祸，低着头沉默不语。

后来我上学住校，每到周末回家取粮，母亲总要给我准备满满一瓶下饭菜。有时是泡菜拌辣子面，有时是炒芭蕉丝(将芭蕉脑壳切成细丝，拌上炒香的芭谷面腌制而成)，更多时候是喷香的炒冬咸菜。母亲变着花样做好，装进那个曾装过安乃近片的玻璃瓶里，这瓶子口大，约莫能装一升，够我吃整整一周。在当年，这已是十足的中上水平伙食了。

日子渐渐好起来，大鱼大肉已是家常便饭，昔日的主打菜冬咸菜，慢慢淡出了餐桌。可吃腻了油腻荤腥的我们，偶尔还是会馋那一口冬咸菜的清爽，它早已成了饭桌上的开胃佳肴。即便腌菜不再是生活必需品，母亲依旧年年雷打不动地腌上几坛。村里哪家办红白喜事，需要冬咸菜给九大碗的咸烧白打底，母亲总会热情地招呼：“端个瓷盆来我家擦冬咸

菜！”那眉间间的笃定，带着几分率真的骄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和爱人在遥远的北方生活了二十五年，入冬后，地窖里囤着土豆、洋葱、胡萝卜这一成不变的“老三样”。闲暇时我也学着做些泡菜腌菜尝鲜，腌点腊肉改善伙食，可总觉得差了点老家的味道。

前不久和母亲视频通话，镜头里的老家菜园一派生机盎然，翡翠般的牛皮菜油绿发亮，绿油油的豌豆尖嫩得掐得出水，红彤彤的橘子如漫天星斗缀满枝头，看得人心里暖洋洋的。再看我这边，天寒地冻，茫茫雪原上连一棵小草都难觅踪影。母亲瞧见了，顿时急了。大嫂说：“老娘担心你们冬天没菜吃，好几晚都睡不着觉呢！”这份牵挂，便化作了我眼前这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除了冬咸菜，还有红苕淀粉、冬菜叶、晾干的蒲公英……捧着这满含关爱的包裹，我一时怔怔地说不出话。

今天，我亲手做的咸烧白端上桌，枣红色的扣肉，红润油亮；黛绿色的冬咸菜，干香清脆；翠绿的葱蒜点缀其间，色香味俱全。看着这道菜，心里满是欢喜，眼眶却忍不住发烫——这碗咸烧白里，盛着割舍不掉的亲情，更盛着难以忘怀的乡愁。

诗意绿洲

岁月奔马

□ 冰 锋

笔走龙蛇，水墨山河
日子蜿蜒而至，富贵蛇色逼人
逼出，一马平川的豪迈，与
马踏山冈的气概

看吧，力与美身披黄金
松林映雪
松涛起伏，并不惊心
只惊，自由的谦卑和韧性

惊世骇俗的音符，拒绝
冬眠的体征
而血液里的痴狂，隶属草根
属于，缘自泥土深处
战栗的期许

还有什么需要镀金圈粉的呢
天空那张脸谱，兴奋不已
灿烂适度，夸张适中

套马的汉子，套马杆上套着
这草原衍生的竖琴
马踏山冈的大音
正一马平川地推动和翻新

冬藏春奔

□ 三 川

当最后一片枯叶吻别枝头
我藏进泥土的宽容
像一枚未拆封的隐喻
用月光锁住鳞片
在黑暗中反当年轮
那些关于负重的爬行
关于如何把伤口，酿成珍珠

骨骼在寂静里重组
每一次蜕皮都是与昨日和解
不是消亡，是潜藏的修行
等待春雷叩响地壳时
瞳孔便蓄满整个春天

等一个黎明咬破雾霭
我听见远方的马蹄踏碎晨霜
四蹄生烟，驮着太阳奔跑
鬃毛上挂着的风，是我蜕下的旧裳
此刻正化作云，化作翅膀

原来，所有蛰伏都是为了更高地跃起
所有内敛，都在驰骋的呼啸声中嘶鸣
当蛇的纹路爬上马的脊梁
我既是那团蜷缩的火，也是燎原的光

蜀地，我是你的晨光

□ 洛 川

蜀地，我是你的晨光
你的苏醒，从我这里一寸寸
铺展开来，那曾经沉眠的坝子
被钟声漾出暖漪的涟漪
曾经缄默的沱江也浮起了
银亮的汽笛，我依旧是
这般温存地漫过你，而这温存
成了我最庄重的叩问

我将那些你暗自积蓄的春意与渴盼
轻轻推到你窗前，不容迟疑
你在我怀中舒展的幅度越来越大
可是蜀地，我是你的晨光
我所照亮的从来不只是你的山川
我照亮过你的铜车马
也照亮过你与历史的对弈
那些更迭的，是节气
那不熄的，是我与你之间
由血脉的经纬所缠绕的亘古的序语

所以，无论你走向何处高岗
无论霜雪怎样栖上你的眉睫
我依然会我用全部的洁白与嫣红
将你裹挟，我会徐徐地
为你展开一幅最磅礴的卷轴
当你迎向我，你迎向的不只是
今朝的烟火，更是所有将至的征途
是一列穿隧而来的高铁

我的绽放便是契约，契约你
永远这样奔腾
这样滚烫地生活着
我在这里，蜀地，我是你的晨光



雁江古渡梅花绽放

近日，资阳雁江古渡的红梅悄然绽放，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寻香赏景，邂逅冬日美好。
实习记者 凌倩 全媒体记者 胡灿灿 摄影报道。

岁月留痕

乡村腊月

□ 杨力

进入腊月，老家村里的大扫除拉开序幕。这一习俗过去叫扫年，是民间习俗“小年”的重要仪式，通过祭灶扫尘，除旧布新，扫除一年的晦气，迎接新年的福气。而今天，一进入腊月，年味便弥漫开来，许多家庭早早开始了迎新的筹备，大扫除就是其中之一。

记忆里最深刻的扫年，是奶奶还健在的时候。她会用竹枝和稻草亲手扎制扫帚，一边扎一边念叨：“竹枝扫晦气，稻草迎吉祥。”那把特制的长柄扫帚能够到房梁的每一个角落。奶奶会指挥全家人按顺序打扫：先扫屋顶和墙壁，再擦窗户和家具，最后清洗地面。她说这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规矩，意味着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扫年过后，整个屋子仿佛重获新生。阳光透过一尘不染的窗户洒进来，空气里弥漫着肥皂和清水的气息。这时候，母亲会点燃

一小束艾草，让青烟在屋里缭绕，说是驱赶残余的晦气。孩子们则会得到一小块麦芽糖，甜甜的滋味在舌尖化开，仿佛一年的辛劳都被这甜甜包裹、消融。

腊月里，赶集置办年货也是乡村最热闹的场景。天还没亮，村口就响起了拖拉机的轰鸣声，载着满车的人向镇上集市驶去。我和父亲总是早早出发，为了能在人潮涌入前买到最新鲜的食材和最漂亮的年画。

集市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红彤彤的春联挂满摊位，金色的“福”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鞭炮摊前围满了男孩，他们指着各种型号的爆竹争论哪个最响亮；糖果摊的玻璃罐里装着五颜六色的糖果，吸引着孩子们渴望的目光。父亲会仔细挑选春联，一副贴大门，一副贴堂屋，还有小小的“出入平安”贴在房门上。他会让我选“福”字，我总是指向最大最

金灿灿的那个。

除了这些，还要买新碗新筷，寓意添人进口；买鲤鱼年画，象征年年有余；买芝麻秆，除夕撒在院子里，踩上去啪啪作响，叫做“踩岁(碎)”。

许多年后，我回到故乡，站在老屋的院子里，看着邻居家大扫除的场景，一种熟悉的温暖涌上心头。表第一家正在忙碌着：年轻的侄女拿着智能吸尘器清理屋顶蛛网，表弟她用现代清洁剂擦拭窗户，而年迈的舅妈依然固执地用旧式扫帚清扫门楣。

傍晚时分，我和表弟一起去镇上的年货市场。虽然集市已经变成了规范的商业街，但腊月的热闹丝毫未减。电子灯笼与传统红灯笼并肩悬挂，扫码支付与传统现金交易并存。我在一个摊位前停下，看一位老先生正在现场义务书写春联。

2025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 夏学军

以后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短暂的逃离，是为了获得片刻松弛，慢下脚步喘一口气又何尝不可呢？

楼下的早点铺，大饼油条散发着焦香，包子、豆浆热乎乎的，不管我多早出门，它们都热气腾腾地等着我，就像那间深夜小酒馆，好像从不打烊。我热爱这人间，爱这些散发温情的地方，像母亲温柔的手，缝补我疲惫的生活。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黄昏，我着急赶高铁，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兵荒马乱”中行李箱的轱辘忽然坏掉一个，崩溃到想哭。旁边正在执勤的一位小哥哥看见了，立即赶到我身边，简单几句问话之后，抬起行李箱就走，带着我奔向站台。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能遇到你。那是一次最难忘的旅程，总有一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降临在我无能为力之际。

诗人海桑的《总有些美好的事情发生》这样写道：总有些美好的事情发生 / 有些美好的人活着 / 哪怕我不曾遇见 / 哪怕不发生在

我身上 / 这样的事啊 / 只想一想，就不孤独。

清明节回乡祭祖，父母走了一辈子的乡路，不知被先人踩了多少年的那条烂路，变得平坦光洁了。我与这条路，也有着几十年感情、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外漂泊这些年，岁月的刻刀无情地在内心雕刻两个字：沧桑！此刻的我，容颜已现苍老，仿佛与崭新的柏油路格格不入，但我仍然感谢这条宽容、厚重的老路，它让我知道失去的痛苦滋味，让我懂得珍惜拥有。

庆幸这世间有书读，又恰好我深爱着它，还尝试写些文字，一年下来，也有零星文字见诸报端，仿佛在生活的浊流中寻得一股清流。“卖文”与“摆摊”何其相似，都是在寻找对的人、需要的人，难的是这腹中的诗书才华更难遇到知己。

生活的慰藉藏在衣食住行之外的“无用”之事上，文字、音乐、绘画能治愈你，海阔天空也能治愈你，便得一份心心念念的闲适与淡定。

“要一副吗？”他抬头问。

我点点头，请他写一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当墨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我忽然明白：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腊月里的这份仪式感，这种对辞旧迎新的期盼，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如一。

是的，腊月的乡村，在变与不变之间，延续着千年的传统。扫年扫去的是灰尘，却扫不走记忆；年货每年更新，但对团圆的渴望从未改变。当夜幕降临，家家户户亮起灯火，那些窗户后忙碌的身影，那些为春节准备的点滴，构成了一幅永恒的画面，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总是怀着希望，清扫过去，准备未来。

站在老屋新贴的春联前，我仿佛又听到了奶奶的声音：“扫得越干净，来年的福气就越多。”这话穿越时光，在这个乡村腊月的黄昏，依然清晰而温暖。

星空夜语

深夜时分，翻开2025年写下的日记，当时机械性地记录日常的点点滴滴，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滚滚而来的喧嚣，都在冬雪未落的寂静里悄然告别。

时光蜿蜒着，就像手里的茶，也有淡淡的香，也有回忆的甜。

这一年里，有时我是努力奔跑的“小强”，来不及看身边的风景，来不及擦一下眼角的泪，我要奔跑，希望你们看到我时少些哀怨。快节奏的社会，人人都急于奔走，当低头寻找脚下六便士的时候，我暗暗告诉自己：别忘了抬头看看月亮，做些不功利的事情。

也有那么三五次，我变成了“小弱”，于午夜的小酒馆，喝了七分酒，有了三分醉意，多希望日子可以是随意而慵懒的。想着想着，又入了三分的梦，醒来后，仍旧和这个世界和解了。我就像口口声声说着“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我选择上香”的年轻人那样，祈福归来